

赵丽宏《彩色的世界》

看见世界的万千颜色

□叶雨豪



我们该如何去描述这个世界的色彩？是否该像黄庭坚那样吟咏“山泼黛，水挹蓝，翠相掩”的诗句？还是学习艾德里安·里奇，在绿色的眼睛里看见初夏的蓝眼草与被春天洗涤过的野水芹？又或者，将彩色的世界折叠成书页，用这个世界的碎片拼凑出自然与生命的色谱——就像赵丽宏在《彩色的世界》中所做的那样。

从诗书画印一体的中国古典绘画艺术，到杜甫“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论断，作为“天地无声之诗”的画与作为“天地无色之画”的诗始终交相辉映，互相成全，在锚定与衬托的相互关系之中达成和谐统一。《彩色的世界》则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一些新的尝试——天地无色之画，画世间璀璨琳琅；天地无声之诗，娓娓道来生命的漫游传奇。在绘本《彩色的世界》中，诗人赵丽宏利用节奏鲜明的诗句，描摹世界真实的模样，用词语充当这个世界每一帧画面的像素，直至它成为一段段特写与流动的镜头，带领读者领略世界的缤纷壮丽，这是一次浪漫且大胆的尝试；而共赴这次尝试之旅的，是画家李海燕同样大胆与浪漫的创想——用世界名画来作世界不同色彩的注解，来串联一场游历世界的奇幻人生。以诗人之眼与画家之眼同时来看这个世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色彩敏锐的捕捉与解读，共同构筑了这本《彩色的世界》。

书中赵丽宏的文字是将世界作为描摹对象的一次艺术格致，这是宏大的，但又是具体而微的。将广阔博大的世界收纳进一首篇幅不长的诗歌当中，需要一套高效的索引与分门别类的诗歌方式，赵丽宏选择用颜色作为分类和索引的密码，将纷繁的色彩相互剥离，让光线呈现出其蕴含的色彩，变成了水到渠成的过程。运用“世界是（颜色）色的+（颜色）是（抽象的形容词）的颜色+（物）是（颜色）的+意象的具体营造”的结构，让诗歌呈现出明显的节奏感，不同的色彩与层出不穷的意象也移步换景般随之切换，使诗歌在有限的篇幅当中容纳了尽可能丰富的世界景观，最后再将所有色彩收束，点出“世界是彩色的，你看天上那道神奇的彩虹，把所有的颜色都画到了虹桥上”。

以色彩作为创作的焦点，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木心的《色论》——这首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天》的小诗，开门见山地将淡橙红、淡绿、粉红、紫等诸多色彩铺陈开来，虽写色彩，却无处不有行色之人的存在，不仅颜色似人，甚至直接将颜色拟人，把五光十色描绘成众生百态，不过其目的仍是以人的情状来展现不同色彩的意趣。与《色论》类似，各种颜色在《彩色的世界》里也带有作者浓厚的主观色彩：红色在赵丽宏的笔下是温暖、热情的，是生命的颜色；白色是纯净、安静的；黑色是神秘的，包容了各种各样的颜

色……这些对颜色的整体印象呈现出正面的、温暖的特征，这不仅是根据《彩色的世界》的读者定位所作出的选择，更是赵丽宏文学创作真善美理论一以贯之的延续。

在《彩色的世界》里，色彩由主位迁移至宾位，成为承载“大自然的秘密”与“生命的秘密”的客体，也成为诗人勾勒世界图景的有效工具。实际的主体则变成了世界上拥有不同色彩的自然景观与生命。通过通感与想象，读者可以在诗中看见色彩缤纷的花草树木，看见山海森林与日月星辰，看见冰雪与火焰，也可以为年节的喜庆氛围欢愉，为母子间的温情时刻感动，为医护人员给生命带来健康和平安的神圣使命感到敬佩。真善美理念的一以贯之与深厚的社会人文底色，令《彩色的世界》一方面具有了作家强烈的个人特色，另一方面也在使人求真向善的同时更加具有教育意义。如果说赵丽宏的《嘴巴里的小恶魔》是向内认识人的自身感受，《虫虫飞》是向外探求一个万物有灵的他者世界的话，那么《彩色的世界》则是充满哲学意味地给出了诗人为孩子看待世界整体所提供的一套认识论方法论。

面对诗歌部分纷繁的意象与宏阔的主题，画家李海燕选择一面遵循诗歌文字所呈现出的色彩流动，一面独具匠心地引入了世界不同流派、不同时期的绘画艺术，来更多地呈现出一个“彩色的世界”，以完成文与图之间的互构，使画面能够相对独立地完成意义的生成，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承担插图的使命。

在李海燕绘制的画面里，康定斯基与彼埃·蒙德里安的冷抽象艺术相互碰撞与交融，在一场旅途的始末遥遥相望又彼此衔接；梵·高的麦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群鸦飞过的天空倏忽星月交织，流光溢彩；夏加尔的超现实主义浓墨重彩地为人们献上鲜花、落日与恋人的倩影；欧姬芙与吴昌硕的花朵开满书页，似有异香；李可染与吴冠中的水墨在厚重的油墨上晕开独属中国的浪漫与写意……伴随着色彩的转换与时空的跳跃，李海燕不断地从世界绘画艺术史中截取色彩鲜明的段落进行创造性的重组与改写，通过与诗歌配合，有目的地选取那些“包孕性顷刻”，将诗歌的主体拆解成不同的图像，并拼合和唤醒“彩色的世界”这一宏大的形象。

画面的相对独立性不仅体现在其塑造形象的创意上，还在于李海燕巧妙地引入了乘坐巨鸟的女孩这一形象，从而使画风、内容都不尽相同的世界名画之间相互联系，增强了绘本的连贯性与可读性。

“来吧，来吧，展开你的翅膀，变成一只高高飞翔的鸟，飞到天上看看彩色的世界。”在诗歌部分，诗人热情真挚地邀请读者进入彩色的世界时，便用到了飞鸟这一意象。而这一意象在赵丽



《彩色的世界》，赵丽宏著，李海燕绘，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4月

宏的文字当中并非首登场，在诗歌《青春》中，飞鸟意象便是青春的化身：“青春是一只高飞在天的鸟，她美丽的翅膀像彩色的旗帜，召唤着理想，憧憬着未来。”曾经，在赵丽宏的笔下，这只青春的鸟代表着蓬勃的生命力与探索欲望，披一身色彩振翅高飞，扬起青春的理想；现在，它将色彩撒向世界，用同样蓬勃的生命力与探索欲望，承载着年轻的生命去俯瞰这个世界的异彩纷呈。

在《彩色的世界》中，李海燕选择让读者化身小女孩，与这只高高飞翔的鸟一起参与进这场盛大的世界漫游当中，从而完成了串联不同画面的连贯机制。巨鸟与女孩引导着读者的视线穿梭于不同的世界名画当中，不仅让空间的跳跃变得有迹可循，也让时间的流动变得不再断裂，就像佩特·哈群斯的《母鸡萝丝去散步》里的狐狸、鲍勃·迪伦《在茫茫的风中》里的红色气球与纸飞机一样，为绘本生成了一个与文字互构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叙事空间，而以不同的方式隐藏在世界名画中的巨鸟与女孩也为读者的阅读体验增添了几分趣味。

从天地万物、五光十色的纷杂出发，一路与各种色彩邂逅，最后在一座彩虹桥上观看色彩是如何收束成光，“世界的千万种颜色”是这样一点点“融化在黑色眼睛里”，那一定也是一双寻找光明的眼睛，而这双眼睛，或许可以因为这一绘本——像佩索阿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在凝视万物时，停留得更久”。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

■创作谈

振翅飞进色彩的世界

□赵丽宏

《彩色的世界》是我写的一组童诗。这组童诗，经过画家的品读、构想和创造，变成了一本色彩缤纷的可爱的绘本，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本书不是简单地图解诗句，而是让想象的翅膀从文字中飞出来，自由自在地翱翔，飞向四面八方，飞到很多孩子们无法抵达的神奇境界，飞进一个连成人也不一定熟悉的缤纷画廊，这是一个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的艺术世界。

人人都知道，世界是彩色的，但是谁能说清楚，我们所在的世界到底有多少种颜色？有人说，世界的颜色可以归纳为三原色：红色、黄色、蓝色。如果把阳光的色谱分解，可以出现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就是彩虹的颜色。从三原色和彩虹七色中，可以分化出数不清的颜色。世界的颜色就像一个瞬息万变的万花筒，天地间的每一种生灵、每一个物种、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河流、每一片土地、每一栋建筑、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有着与众不同的颜色。谁也无法用三言两语把世界的颜色说个明白。

在未语世事的幼童眼里，世界最初让他们看到的模样，就是颜色。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从颜色开始的。金色的太阳、蓝色的海洋、白色的云朵、黑色的夜空……大自然的秘密，藏在各种各样的颜色里，生命的秘密，也藏在五彩斑斓的颜色里。

在幼童的认知中，所有的声音也是有颜色的。妈妈的声音，也许是红色的，因为妈妈的嘴唇是红色的。风的颜色，也许是灰色的，因为刮风的天，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歌声的颜色，也许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唱歌舞蹈的歌手们总是穿着五彩斑斓的衣裙……

想要在一本小小的书中，描绘出天地间

千变万化的色彩，让孩子们看到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聪明的画家可以创造奇迹。

画这个绘本的画家李海燕不仅有一支多彩的画笔，也有着非同常人的奇思妙想，是一个色彩的创造者。面对着单纯的诗句，她头脑中出现的画面，竟然是一幅幅经典名画。世界的色彩，在天地间千变万化，这些变化，被古今中外的无数画家观察捕捉，并定格在他们的画作中。这是一个艺术的宝库，也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色彩的世界。李海燕从浩如烟海的世界经典名画中精心挑选，请出一批伟大的画家，请他们和她一起来参与完成这本关于色彩的绘本创作。出现在绘本中的世界名画作者中，有夏加尔、康定斯基、琼·米歇尔、希施金、梵·高、葛饰北斋、马蒂斯、米勒、康斯特勃、维米尔、莫奈、李可染、吴冠中、吴昌硕、欧姬芙、老彼得·勃鲁盖尔、爱丽丝·尼尔、蒙克、蒙德里安……

这些被邀请的画家来自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他们的作品风格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色彩丰富而鲜明。这些名画，并非原封不动地被扫描穿插在书中，而是被改变了，被重绘了，画面的色调、情景和人物，与绘本中的诗句所表现的境界奇妙地重合，融为一体。读者看着这样的画面，会惊叹世界的多彩，也会沉醉于艺术的美妙。这个绘本不仅表现了天地间丰富多彩的颜色，也展现了世界各地绘画大师的经典名作。孩子们读这个绘本，可以在欣赏世界名画的过程中认识世界的颜色。对刚刚开始认识世界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本认知色彩的入门书，也是了解世界经典绘画艺术的启蒙书。

（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评论

他用童心解读阿勒泰的秘密

——评裴郁平诗集《阿勒泰的四季树》

□殷实

新疆北部的阿勒泰，是一个神奇而迷人的世界。森林、湖泊、河谷、草原和冰雪，久负盛名的喀纳斯湖，还有越境流向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都是童话一般的存在。近年，又有新开放的国家地质公园可可托海渐为世人所知。那里有一家小有名气的“智慧桥文宿”，是“雨萍儿童诗社”的所在，也是童诗诗人们的乌托邦。醉心于儿童诗歌创作的裴郁平多年蛰伏此地，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发声，为这里丰沛的自然景观平添了几分人文亮色。

一个儿童诗社为何会出现在边塞小镇？这里绝无仅有的自然风光、地质奇观、冰雪世界，都适合以童心来映照，用儿童诗来表达。地理空间并不限制人们的交流，在裴郁平的“智慧文学群”网络平台，有20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儿童诗人、作家和诗歌爱好者发表新作，围绕童诗讨论问题，交流创作思想，每日热闹非凡。

裴郁平有一首诗《野鸭湖里的星星》是写可可托海这个地方的，在这个神秘的地方“月亮也会变成一条船，梦里的星星和野鸭子都躺在里面”，这里的湖是无名的，这里是星星和野鸭的世界，动物们在纯真无邪地玩耍，夜晚星星们在湖里睡觉。阅读这样的诗歌，小读者们很容易对远在天涯的可可托海心向往之。去过富蕴、禾木或者阿勒泰其他地方的旅行者，都会对旅途中不时出现的蜿蜒河流和蓝宝石一般的湖泊记忆深刻，那些仿佛在远古时代就静谧地存在于斯、接受我们观看的物象，或许仍保持着自若和神秘，让人不忍打扰。

儿童观察自然的方式可能是好奇、纯真、直观的，是瞬间性和片段化的呈现；儿童的语言是清浅、明澈、简约的，具有白描、象声、吃语等特点。因此，儿童诗的写作需要寻找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更需要恪守诗歌的美学原则，要更为审慎地观察与思考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在裴郁平的诗中，出现了大量的动植物形象，像狼、松鼠、狐狸、小狗、猫咪、花牛、大尾白羊、雪豹、北极熊，还有麻雀、燕子、喜鹊、蜜蜂、蝴蝶、萤火虫、蜻蜓，以及蘑菇、蒲公英、雪莲等。在他的笔下，儿童诗与动植物关系密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的知识性呈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追寻童趣、童真和天然无邪。比如“夏风吹着雾/抚摸着小山羊的羊角”（《禾木的雾》），这种心痒难耐想抚摸小山羊羊角的冲动，当然是孩子们的愿望，不过能实现该愿望的，却只能是禾木的雾。又如“顶冰花在阿尔泰山的脚下/像一群可爱的孩子/藏在冰雪做的被子下面/绿的三角叶和鹅黄色的花帽/竖起睡了一冬天的耳朵/听远方传来的牧羊人的歌声”（《顶冰花》），阿勒泰的冬季长达七个月，季节交替，通过“顶冰花”来见证这样的自然奇观，勾画出人迹罕至的自然状态的静谧之美，能为小读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在《阿勒泰的四季树》这本诗集中，“妈妈”一词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诗人深知在孩子的世界里，母爱占的比重有多大，母爱散发出的力量是多么持久。《夏的雨夜》里，“有一只找不到家的小狐狸/孤零零站在一片白桦林边/它在寻找妈妈的味道吗？”在《做书签的白桦树叶》中，“有一片妈妈送给我的书签”，那是用白桦树的黄叶做的书签，陪伴诗人看四季轮回，走过雨雪风霜，意味着妈妈并不在身边，也告诉我们，妈妈不可能陪伴孩子的一生。黄叶、书签，或许是童年时妈妈留下的信物，睹物思人，已经恍若隔世。这首诗有种感人至深的情感力量，让人感叹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弥足珍贵，童年的无忧无虑又是多么容易转瞬即逝。

裴郁平在可可托海写作童诗，可视为一种自我解放的试炼，现实的世界很喧闹，而他长久地扎根于阿勒泰四季的阴晴雨雪与高寒酷热之中，眼里只有无尽的童年感受和丰富的自然景观。他把自己和阿勒泰融为一体，和可可托海朝夕相处，他对这个神奇世界的表达是心平气和的，我想，这是他的儿童诗歌能让人感受到真善美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解放军文艺》原副主编、评论家）

■动态

江西儿童文学重点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11月27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江西省作家协会、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江西儿童文学重点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

曹文轩、李小军、游道勤、海飞、徐德霞、陈晖、纳杨、郭艳、陈香、冯臻、徐峙、冷林蔚等专家学者参会并重点研讨了江西作家的8部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彭学军的《大鸟》、张品成的《长征天字号行动》、王芸的《会飞的板凳龙》、陈蔚文的《芙蓉花开》、喻虹的《胡桃的七个夜晚》、金朵儿的《绿耳》、周博文的《流浪的小魔鞋》和罗荣青的《谷生的夏天》，集中展现了江西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力量。

曹文轩表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体现出作协、出版社将江西儿童文学板块打造成

优质板块的决心和意图。他谈到，不论是创作写实类还是幻想类作品，儿童文学作家都要回归现实主义精神，回到现实主义的大格局下，用冷静犀利的目光去观察打量变化万端的世界，眺望苍茫无际的远方。李小军也对江西作家寄予厚望，他期待作家们紧跟时代、扎根人民，传扬赣鄱文化，讲好江西故事，向广大青少年读者展现江西风物、江西气派。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肯定了江西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取得的不俗成绩。大家普遍认为，本次研讨的8部江西儿童文学重点作品，是关注时代变迁、观照儿童心灵的创作实践，既具有江西文化内涵，又兼有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是江西儿童文学近年来的重要收获。期待未来，能让“儿童文学赣军”进入大众视野，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进一步传播赣鄱文化，彰显江西声音。（教鹤然）

■插图欣赏



《房间里的犀牛》插图，[德]金色宇宙绘，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4年9月

吴梦川《大树的女儿》作品分享会举行

12月8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陕西省作家协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共同主办，陕西文学院、汉中市作家协会、《儿童文学》杂志共同承办的吴梦川长篇小说《大树的女儿》作品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中少总社党委书记、董事长郭峰，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国平出席活动并讲话。陕西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韩舜虹代为宣读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的贺信。活动由中少总社党委委员、副总编辑蒋玉红主持。

《大树的女儿》是中少总社“多彩中国梦”现实主义原创儿童文学书系的第10部作品。故事从13岁女孩马缨的视角切入，用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串联起马家四代乡村女孩跌宕起伏的命运，讲述她们与贫穷和偏见抗争、奋力拼搏创造美好生活的感人故事，谱写生生不息的生命赞歌。分享会上，高洪波、海飞、徐德霞、徐可、刘琼、张莉、李朝全、纳杨等近20位作家、评论家及资深编辑围绕《大树的女儿》共同探讨作品所蕴含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以及对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专家们从故事构思、人物刻画、情节布局、语言魅力、叙事技巧、思想深度及文学价值等多个维度，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认为该作是一部童心烛照下的、有女性视角的乡村成长小说，从小切口植入大时代，用秦巴山区四代女性绵延百年的成长和命运，回应中国乡土文明的百年变迁以及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之路，展现了作者自我突破、不断丰富题材的创作自觉意识，以及关注现实、不断走向更加广阔的时代生活的努力。

杨冰《穿梭·地月之吻》在津首发

11月24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南京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南开大学协办，广州购书中心天津店协办的杨冰首部少儿科幻小说《穿梭·地月之吻》新书发布会在天津市广州购书中心天津店举行。

《穿梭·地月之吻》由南京出版社推出，不仅融合了人工智能、虫洞、天体物理等前沿科技元素，更在插图设计上大胆采用了AI技术，实现了科幻+AI的完美融合。新书发布会上，杨冰向天津市主要图书馆和学校，以及对口帮扶的甘肃省夏河县以及西藏昌都进行了作品捐赠。发布会后，以“真正无边的不是宇宙，而是我们的想象”为主题，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娜，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狄青，百花出版社副总编辑、《小说月报》《科幻立方》执行主编徐福伟和作者杨冰围绕当前儿童科幻小说的发展趋势、国内科幻小说创作领域题材或方向、科幻+AI的模式在国内出版市场上的运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姚博浩）